

郁达夫全集



第七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全集

第七卷
杂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张德强 李均生

封面设计：梁 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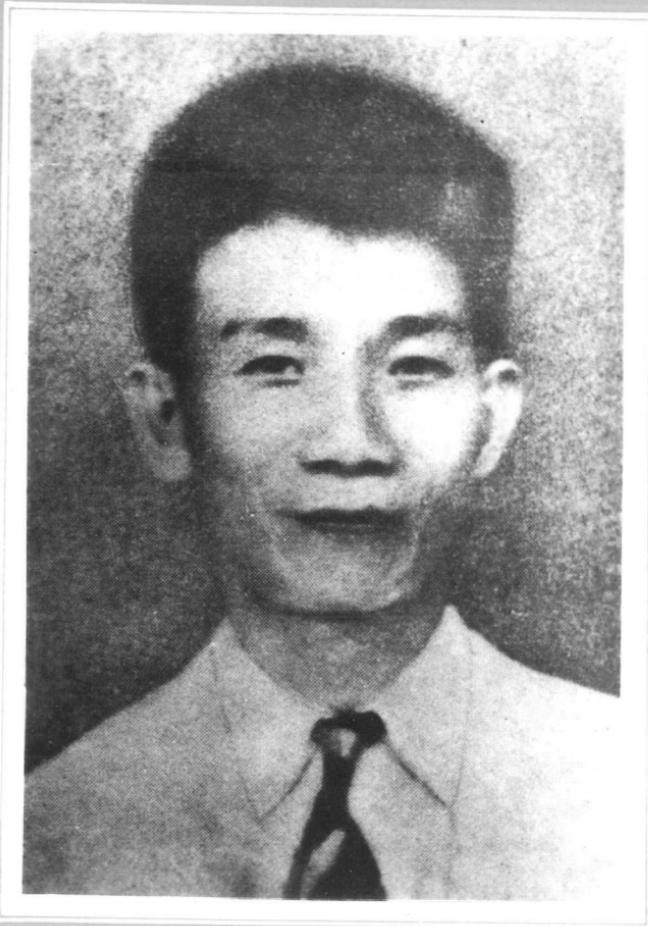
郁达夫全集(第七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6 字数236000 号数0001~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39-3/I·501 定 价：9.10 元



郁达夫像（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于新加坡）

目 录

郁达夫启事	1
艺术家的午睡	2
对话	4
《现代评论》启事	9
牢骚五种	10
广州事情	17
预告《读了〈广州事情〉》	24
告浙江教育当局	25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28
达夫启事	31
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32
郁达夫启事	34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35
乡村里的阶级	39
讨钱称臣考	41
《白华》的出现	43
《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的订正	45
郁达夫启事	46
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	47

2 杂文

中学生向哪里走	48
评《开明英文读本》	53
军阀的阴谋，消灭异己的政策	54
学生运动在中国	55
寻找鲁迅启事	61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62
“天凉好个秋”	65
Huala! Huala!	68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69
说食色与欲	74
寒冬小品	77
梦想的中国 梦想的个人生活	79
山海关	80
营救郑毓秀博士的提议	82
炉边独语	85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89
非法与非非法	91
一文一武的教训	93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95
说宣传文字	97
谈健忘	99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101
说妥洽	103
政权和民权	105
说木铎少年	107

目 录 3

说春游	109
声东击西	111
自力与他力	113
说冒骗	115
著书与教书	117
清谈的由来	120
说模仿	121
有目的的日记	123
大学教育	125
睡病颂	127
暴力与倾向	129
错误的悲剧	131
中国人的出路	133
秋阴蔓记	137
说公文的用白话	140
谈结婚	142
说产业落后国的利益	144
新年试笔	146
元旦感想	147
小学教育与社会	149
说“沉默”	151
说谎的衰落	153
上海的将来	155
驻美德国大使的抗议	156
说姓氏	158

4 杂文

武士道的活用	160
参观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题词	162
说肥瘦长短之类	163
东南地狱	165
苍蝇脚上的毫毛	168
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	172
残年急景	173
答《申报·妇女园地》沁一先生	178
说(勗)杭州人	180
毫毛三根	182
清贫慰语	185
教育要注意发展创造欲	188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190
怎样消夏	194
中国是一个灾国	195
出版界的年轮	197
人与书	199
中国文学让外国人来研究	201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202
新年的旧事	203
读明人的诗画笔记之类	205
郁达夫启事	207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208
高楼小说	213
·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229

目 录 5

防空自卫庸谈	234
说写字	237
儿童节题词	239
战争与和平	240
东门老圃放言	243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245
祝辞	246
关于使用国货	247
就家字来说	249
支那の现状に就て（中国的现状）	251
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	265
世界动态与中国	266
日本の朝野よ支那を見直せ（日本朝野应 重新认识中国）	270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282
郁达夫启事	284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285
战时教育	286
文化界的散兵线	297
九国公约开会	299
对于九国公约国会议之要求	300
文救协会理事会告诸同志书	302
预言与历史	305
救亡是义务	307
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	308

6 杂文

手民之误	310
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	312
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	314
自大狂与幼稚病	316
读胡博士的演词	318
郁达夫启事	320
我们在后方	321
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	322
抗战自入第二期后	324
郁达夫启事	326
我们只有一条路	327
郁达夫启事	328
抗战周年	329
政治与军事	331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335
苏日间的爆竹	337
国与家	339
西方的猴子	342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344
财聚民散的现状	346

郁达夫启事

我平常做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作品也只在《创造》上发表，并且发表时都署我的真名。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某报上的两篇小说是我做的，我不得不在此地声明一句：“我并没有做那两篇小说”。我更要请我的朋友注意，我是从来不用雅号的，请诸君不要弄错了。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艺术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着乐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诗的遗物。世界上无论哪一国都有，中国内无论哪一处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风里，或是萧条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伤心人听之觉得悲哀，得意人听之觉得快乐。我愿跟了这些 Minstrels^① 走尽天下，踏遍中国。

世界主义的实行者是乞丐和娼妇，真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妇联盟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 (Paradox) 和狗。不爱警句，因为可发的警句太少，不爱狗因为犬吠声太多。G. K. Chesterton^② 是警句大家，M. Maeterlinck^③ 是狗的爱护者，我平时不爱这两人的著作。

日本文里，译者与役者同音。译者是译书的人，役者是

① 英文：行吟诗人。——编者注

② G. K. 切斯特顿，英国评论家、诗人、作家。——编者注

③ M. 梅特林克，比利时诗人、剧作家。——编者注

演戏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坐轮船过太平洋的时候，每想坐火车，坐火车过秦淮河的时候，只想坐画舫。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据《达夫全集·奇零集》）

对话

来客 你近来发表的东西，何以总是颓丧得很，消沉得很。

使你颓丧的原因，究在什么地方呢？

主人 我自家也不知道。并且我自家不知道我的态度究竟是不是世俗所说的消沉与颓丧。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我若自家知道自家的病状与病源，那我就以下对症的药了。

客 你近来读书么？

主 什么也不读。

客 做东西么？

主 什么也不做。

客 你大约是一个厌世家吧！

主 这话不通。我生在世上，系由我投到世界怀里来的，决不是世界闯入我的生命里来的，只有世界可以厌我，而我决不能厌世，我哪有厌世的权力呢？

客 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吧？

主 中国政治弄得也吧，弄得不好也吧，社会进步也好，退步也好，与我个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客 要是大家都取这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中国岂不要亡了么？

-
- 主 现在的中国人谁不取这一种态度？
- 客 那么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难道多在取这一种态度么？
- 主 嘿，那些东西！他们是猴子。
- 客 这是什么话？
- 主 他们因为吃了太饱，消化不了，所以爬上秋千去耍。而站在圈外的人看了，以为是在玩把戏给他们看。并且有些猴子因为贪得不堪，于饱满之余，更要窃取圈外人的食物，被窃的那些可怜的人类，还在喜乐，说猴子好玩。
- 客 猴子的贪图无厌，都是由我们旁观者的不问不闻的态度养成的。
- 主 你难道说我有杀猴子的利器么？
- 客 你虽没有利器，你可以宣传他们的罪状。
- 主 宣传得厉害的时候，却好了一批新起的猴子，去代替旧的。法国的革命，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也是如此。
- 客 这样讲来，中国是完全绝望了么？
- 主 我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三十年内，怕没有大的变革吧！
- 客 何以见得？
- 主 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安乐了。改进的大障碍，不是几个有兵力的人，却是那些大猴子和小猴子，就是替那几个有兵力者吮痈的人，其次是替吮痈者吮痈的人，最后是物质生活安定的人。中国之大，有兵力者，只有几个？我们若有一个拼一个的决心，那么斩草除根，灭尽

6 杂文

武人是很容易的。而中产阶级则不然，他们寄住在武人翼下，为类颇多，偷安苟活，情愿把自家的金钱妻女，献给武人。他们心里只欲图一时的安闲，所以听到变革二字，就惶恐得不堪，要竭力的出来阻止。这些人若一个一个的除了，那么武人就失其依据，不倒而自倒。但是要杀尽这一阶级，却非易事，因为你我或者多是这一阶级的人啊！哈……哈……哈……

客 那么我们就去宣传覆灭中产阶级吧！

主 你又来了，我不是刚和你说过。宣传是没有用的么？

客 那么现在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主 什么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你只须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

客 你的话愈讲愈奇怪起来了。

主 这理由是很简单的。你若要造成大变革，你非要有大多数的贫民不可。你懒惰一天，社会就可以贫弱一天。大抵一个中产阶级者，当他的财产没有荡尽的时候，决不会对贫民表示一点同情，也决不会起一点希图变革的心思。非但如此，若有了一点财产，他必要欺压贫民，阻止变革的。所以我说，你若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你先必要懒惰过去，把你的财产荡尽，然后去和贫民协力合作。你若已经是贫民了，那么你第一应去讲究如何能使那些有产者也得马上变成贫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只有“懒惰”二字，可以当之。

客 何以呢？

主 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不把有钱的人吞